

□倪祥平

追本溯源： 殷商“兒国”与周代封国

要解码郟国，一是上溯东夷方国“古兒(ní)国”，二是厘清西周分封“郟(小郟)国”。两者前后相继，共同构成了郟(小郟)国的完整历史。

在周人封建体系触及东方之前，海岱地区活跃着众多东夷部族方国，“兒国”(后加邑为“郟”)便是其中重要一支，其悠久历史可能远超想象。《库、方二氏藏甲骨卜辞》第1506片，其上刻画了一个包含十一代“兒”族世系的家谱，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家谱。至殷商中兴的武丁时期(约公元前1250-前1192年)，“兒人”“兒伯”“师于兒”等记载频繁见诸卜辞，《左传·昭公十一年》中有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”之说。它的最终消亡，可能在西周宣王命将南征之时，作为鲁之附庸的郟国国君郟夷父立下功勋，周王室顺势将已被纳入势力范围的古兒国故地赐予其。东夷兒国灭亡了，但其疆土与遗民，成为周代新诸侯的立国之基。约在西周宣王晚期(公元前798年前后)，郟夷父封其次子友父(又名肥)于兒，建立了一个新的附庸邦国。关于国名，历来混淆不清，亟须正本清源。

国本名为“郟”，承自古地名。因其开国之君源自郟国，时人及后世史家称之为“小郟”或“小郟娄”。然而，“小郟”绝非其正式国名，更非自称。国学大师王献唐在《春秋郟分三国考》中明辨：“小郟一称，亦非国名之正。立国不自称小，邻邦亦不能以小呼之。”这一名称更像是外部标签，如同“西夏”自称“大夏”，后金自称“大金”一样。

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青铜器铭文。截至目前，已发现和流传的121件铭郟(郟)及相关青铜器，包括“郟友父鬲”“郟庆匜”“郟公克父戈”等，无一例外自称“郟”或“郟”，从未见“小郟”或“颜”字样。文献记载亦同：《左传》中“迁莱于郟”(前567年)、“郟甲奔郟”(前522年)，直至《战国策》中“王乃逃郟侯之馆”(前286年)等，皆称“郟”。因此，“郟国”为正名，“小郟国”仅作一历史别称。

千年遗址： 郟国都城与地理重现

郟国都邑所在，曾是史学与考古学界争论不已的焦点。纵观古今诸说，大抵有滕州城东梁水畔、山亭西集东暨、滕州羊庄镇土城、山亭东江墓地等四种。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倡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结合文献与考古实证，可以梳理出一个动态迁徙的脉络——

早期都城(约前798年-前7世纪中期)，在滕州城东古梁水之滨。大量早期文献指向此地。唐代孙长文《重修陶朱公庙碑记》提供了精确的空间关系：陶朱公庙位于“徐州小郟郡东南五十里甄尘乡”(甄尘乡即今滕州羊庄土城)，小郟郡恰是滕县城东方位。明万历《滕县志》明确记载“郟城在滕东数里”。清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考“郟城在滕东六里”。考古发现亦构成支撑：古梁水畔后荆沟出土“不期簋”等先秦铭“郟郟”重器；众多传世郟青铜器，如郟友父鬲、郟伯鬲等，集中出于滕县城周边区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山亭东江墓地发掘中未发现第一代国君郟友父之墓。李学勤、王恩田等学者均持此见，这为早期都城在滕东数里提供了关键旁证。

中后期都城(约前7世纪中期后)，在山亭西集“东暨”(郟犁来城)。郟国的迁都可能与一场重大战事有关。《春秋》载，鲁庄公十五年(公元前679年)，“宋人、齐人、邾人伐郟”。这场由宋国主导的入侵，很可能对郟国旧都造成了严重破坏。在此背景下，颇有作为的第四代国君郟犁来(黎来)将都城东迁至“东暨”。唐代在西集附近出土的《马君墓志》，明确记载此地为“郟犁来城”。



郟庆匜鼎

东夷古国探微： 郟国历史与文化钩沉

在山东滕县一带的厚土之下，沉睡着一个被历史尘埃掩埋两千余年的古国。它曾在甲骨卜辞中闪烁，在春秋盟会、战国烽烟中湮灭，后世多以“小郟国”称之，然而，其真名为“郟”(ní)国。本文融合最新考古成果与传世文献，对郟(小郟)国的起源、都城、世系及文化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入的考释与重构。



另外，还要对一些主要争议点进行澄清。如东江遗址的性质。2002年—2003年发掘的山亭东江墓地，其发现固然轰动，但将其定为都城则证据不足。考古探明的夯土墙范围仅东西105米、南北120米，面积约一万平方米。山东大学任相宏教授等专家认为，以此规模作为陵园或贵族墓地更为合适，该处地形狭促，面水靠山，东西临沟，也不适宜建城，绝非一个存续五百余年的诸侯国都城。

再如滕州羊庄土城的归属。此地实为“郟分三国”中另一国——“濫国”的都城。宋代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所载“郟城在丞县”，王献唐先生考证，“丞县”辖境包含濫国所在的陶山区域，故生混淆。2014年峰城区徐楼村出土有濫国青铜器，考为濫国国君之墓地，最终证实羊庄土城为濫国故城。

传承迷局： 国君世系与“倪颜”源流

郟是海岱小国，一直附庸于鲁、邾等大

本》记载，封于兒地的郟夷父子孙以“郟”为姓；唐《元和姓纂》亦同。出土青铜器铭文完整记录了这一过程。第一代国君作器仍称“郟友父”，体现其源自郟国的身份。第二代国君，同一人所作的器物，既称“郟君庆”(标明国君身份)，又称“郟庆”(标明个人姓氏)，标志着“郟”氏的确立。此后，郟犁来、郟公克父、郟甲等称谓不绝于史籍与金文。国灭之后，子孙去“郟”字之“邑”旁，遂成“倪”姓。

“颜”氏的起源与郟国公族相关。关于颜氏的起源，一说源自汉《世本》及唐《元和姓纂》，颜氏出自鲁侯伯禽支庶，食采颜邑，颜为姬姓。《左传》记载：襄公十九年齐侯娶鲁颜懿姬。还有一说在学术上存有异议，源自唐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及明清之际颜胤祚增补《陋巷志》载：郟夷父，字颜，次子友父封郟，后世子孙以“颜”为姓。首先，“夷父颜”的字与名存疑。按先秦礼制，男子称谓“字”在前，“名”在后。郟武公“夷父颜”之“夷父”实为其字，“颜”为其名。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考证：“男子之字曰某父，女子曰某母。”道光《滕县志》与光绪《峄县志》之“小郟世家”皆曰“(郟)夷父名颜”。这个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。其次，周代宗法规定，“公孙之子，以王父(祖父)字为氏”。王恩田先生强调：“古代儿子是不能以父亲的字为姓的，孙子才可以。”遵循周制“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”，如孔子之“孔”氏，源于其六世祖孔父嘉(字孔)；即便不考虑“名”“字”区别，始姓颜者也应是友父的曾孙辈或更后辈。最后，考古实证方面目前未见一例“颜”字铭文青铜器，这说明颜氏起源于郟国公族，即友父封郟后，其非嫡长的一支子孙迁至鲁地，尊远祖郟武公之名“颜”为氏，从而形成颜姓居鲁的一支。这与郟国国君直系“倪”氏是同源而不同族的分支。

文明余晖： 小邦的生存智慧与文化贡献

郟国地处齐、鲁、宋、楚等大国之间，疆域“截长补短”，方圆不足七十里，却存续五百余年，其政治智慧与文化韧性值得深究。

首先是灵活务实的“泗上外交”。作为“泗上十二诸侯”之一，郟国始终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。它名义上是郟国附庸，又侍奉鲁国，同时积极与齐、宋等区域大国交往。郟犁来通过勤王、朝觐，成功获得周王封爵，极大提升了小国的生存空间，是其长存于世的关键。

其次是灿烂的物质文明与文化融合。郟国绝非蛮荒小邦，流传后世的数百件精美的青铜器工艺精湛、纹饰优美、铭文规整，完全符合周礼规范。虽为小国，其出土的青铜重器远超母邦郟国。郟国与秦、姁、华、宋(子)等古国古姓的通婚媵器铭文，更揭示了其广泛的婚姻网络。第七代君穆公朝鲁时，能与鲁国大夫赋诗唱和，足见其公室贵族深谙华夏礼乐文化，这体现了东夷古国后裔对华夏主流文化的深度吸收与融合。

郟国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楚国铁骑，但其文化生命却以姓氏的形式永生。除倪、颜姓氏外，从郟国这棵大树上还分蘖出众多姓氏：复归古老的曹姓，改称的朱姓，以及由封邑、官职衍生的绎、仪、黑、牟孙等二十余姓。这些姓氏如同文明的种子，播撒四方，将郟国的基因密码永久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谱系之中。

郟国的故事，是一部东夷古国融入华夏体系的微观史。它起源于夏商之世的东夷“兒”方，复兴于周宣王时封建的“郟”邦，鼎盛于犁来受王命的子爵国，最终消散于战国兼并的洪流。它虽是小国，却从未远离历史的中心舞台；它虽消亡，却通过姓氏与文化的传承，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朽。对郟国的追溯，不仅是对一段失落的东夷历史的还原，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绵延不绝的形成机理的一次深刻认知。

国，始见《春秋》，史料相对不足，研究者甚少，幸赖东江、大韩墓地发掘后，其传承才逐渐清晰。

从金石铭文中，可拼接出其王族谱系。迄今为止，与郟(小郟)国相关的墓地共发掘五处，出土青铜器数百件，有铭文及传世铭器亦逾百数。结合文献史籍，得以勾勒出郟君世系的大致轮廓。第一代国君郟友父(名肥，字友)，存“郟友父鬲”等，约公元前798年，始封之君，仍袭郟氏；第二代郟(郟)庆，字州，存“郟州庆簋盖”“郟君庆壶”“郟庆鬲、匜”等；第三代(公子)害，存“郟公子害簋”等。第四代郟犁来，《春秋》经传记载，前653年始受王命封为子爵。第六代郟公克父，存“郟公克父戈”等；第七代穆公，《左传》记载三次朝鲁；第八代恭公、九代惠公、十代郟公皮父，“郟公皮父鬲”铭文载证；其他世系失考，文献记载“惠公以下传六世”，约前261年被楚国所灭，国祚约537年，传十五世。

“倪”姓的起源路径清晰，是“以国为氏”的典范。其演变序列为：兒(古国)→郟(周代封国)→倪(去邑为姓)。汉代文献《世